

1771福爾摩沙

貝紐夫斯基航海日誌紀實

十八世紀一位匈牙利人筆下的台灣

本書〈福爾摩沙紀實〉一文摘譯自1790年倫敦英文首版
Memoirs and Travels of Mauritius Augustus Count de Benyowsky

莊宏哲——書/譯



1771福爾摩沙

貝紐夫斯基航海日誌紀實

十八世紀一位匈牙利人筆下的台灣

本書〈福爾摩沙紀實〉一文摘譯自1790年倫敦英文首版

Memoirs and Travels of Mauritius Augustus Count de Benyowsky

莊宏哲——著/譯



前衛出版
AVANGUAR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1771福爾摩沙：貝紐夫斯基航海日誌紀實 / 莊宏哲著。

--初版.--臺北市：前衛，2014.09

272面：15×21公分

ISBN 978-957-801-751-1(平裝)

I.臺灣史

733.21

103013492

1771福爾摩沙：

貝紐夫斯基航海日誌紀實

著／譯者 莊宏哲

責任編輯 鄭清鴻

美術編輯 Nico

出版者 前衛出版社

10468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53號4樓之3

Tel：02-25865708 Fax：02-25863758

郵撥帳號：05625551

e-mail：a4791@ms15.hinet.net

<http://www.avanguard.com.tw>

出版總監 林文欽

法律顧問 南國春秋法律事務所林峰正律師

出版日期 2014年09月初版一刷

總經銷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19號

Tel：02-2795-3656 Fax：02-2795-4100

定價 新台幣320元

©Avanguard Publishing House 2014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78-986-801-751-1

*請上「前衛出版社」臉書專頁按讚，獲得更多書籍與活動資訊

<https://www.facebook.com/AVANGUARDTaiwan>



Előszó

(此匈牙利文推薦序之中譯請見後頁)

Benyovszky Móric a XVIII század kalandos életű világvándora volt. Szabadsághős, katona, tudós, utazó, gyarmatalapító és útirajzíró, aki négy földrészen, Európában, Ázsiában, Amerikában és Afrikában hagyott maga után nyomokat.

Részt vett a lengyelek szabadságharcában, orosz fogságba került és Kamcsatkán élt száműzetésben. Kalandos körülmények között megszökött és a Péter és Pál hajó fedélzetén 1771-ben eljutott Formosa szigetének partjaira. Ő volt az első magyar, aki Tajvan szigetének földjére lépett. Csodálattal és tisztelettel írt emlékirataiban Tajvanról. "Egyike ez az ismert világ legszebb és leggazdagabb szigeteinek" emlékezett vissza első benyomásai alapján.

Benyovszky később eljutott Amerikába, majd Madagaszkár szigetén halt meg. Nevét tisztelettel emlegetik Magyarországon, Szlovákiában, Lengyelországban, Madagaszkáron és remélhetően, ezentúl Tajvanon is.

A könyv szerzője, Chuang Hung-che kedves barátom, aki diplomataként hosszú éveket töltött Magyarországon és kitűnően megismerte Benyovszky életművét, valamint azt az európai világot, ahonnan elindult. Munkájával fontos küldetést teljesít. Első ízben mutatja be kínai nyelven azt a magyar világutazót, akinek életútja ma is távoli népeket, tájakat és kultúrákat hoz közel egymáshoz.

Kérem, az olvasót, fogadja szeretettel Chuang Hung che írását.

Őszinte nagyrabecsüléssel:

Dr. Kubassek János,

a Magyar Földrajzi Múzeum igazgatója,

Magyarország, Érd

致讀者推薦文 (中譯)

Kubassek János 博士 序

匈牙利地理博物館 館長

貝紐夫斯基是位 18 世紀的探險家，也是自由鬥士、軍人、學者、旅行作家、殖民者，他的足跡遍及歐洲、亞洲、美洲及非洲。他曾參與波蘭的獨立戰爭，因而遭到俄國人俘虜並被流放到勘察加半島，而後自獄中逃脫，駕乘「聖彼得與聖保羅號」船艦經過一番冒險歷程，於 1771 年抵達福爾摩沙島，他是第一位登陸福爾摩沙的匈牙利人。

貝紐夫斯基在他的回憶錄中，對於福爾摩沙島有令人憧憬與景仰的描述。根據他的回憶，他對福爾摩沙第一印象的形容：「她是已知世界中最美麗最富庶的島嶼之一。」

之後，他也前往美國，最後則身亡馬達加斯加。他的聲名在匈牙利、斯洛伐克、波蘭、馬達加斯加備受尊崇——我希望從此以後，也能在台灣受到同樣的愛戴。

本書的作者莊宏哲曾經是派駐匈牙利多年的新聞外交官，也是我的至交好友。他對於貝紐夫斯基的著作以及歐洲世界，有相當程度的了解與認知。此書的出版具有重大意義，因為它是第一本較完整介紹這位匈牙利探險家的中文著作；而這位匈牙利探險家的一生，已將遠方國度的人民、文化拉近在一起。因此，我希望讀者也能喜歡莊宏哲所寫的這本書。

致上 誠摯敬意

匈牙利地理博物館 館長

Kubassek János 博士

謹誌於 匈牙利 Érd 市



Benyowsky航海回憶的再回憶

翁佳音 序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

研讀台灣史的人，鐵定都會知道有兩位奇特的歐洲番（stranger）：一是法國人 G. Psalmanasaar（約 1679~1763），另一個就是本書的男主角 M. Benyowsky（1746?~1786）。前者冒充原住民王子，講了一大堆的話唬爛；匈牙利或波蘭人的 Benyowsky 則通常被罵為無恥冒險家，以吹噓行走社交界。譬如他書中一開頭便說俄國長官女兒 Aphanasia（有一本戲劇則把此女的名字寫成 Athanasia）愛上他；後來又說深受日本四國沿岸的領主招待，相談甚歡。研究者大都已指出，事實上沒這個女孩，而當時日本仍在鎖國氣氛中，全無這回事。

也因此，正經的台灣史老師或研究者，通常不太願意深究這件發生於 1771（清乾隆 36）年之事，所以國內讀者知道有此號人物與事蹟者不多。但我老是覺得，把這轟動一時又流傳甚久的國際浪漫史（romance）棄之一旁，實在是有點糟蹋。我很喜歡跟學生講他吹噓航經奄美大島時，與一位應該是掰出來、名叫 Tinto Volangta（我戲譯芳名為「明月」）的年輕姑娘淡淡之愛；以及他炫耀在東台灣的作戰事蹟，並高調說台灣番仔（原住民）頭目 Huapo 與他敵

血訂盟，試圖建設歐洲人殖民地，這簡直是 18 世紀的詹姆士龐德（James Pond）諜報劇情，不看，太可惜。

如今，拜網路文獻數位化的恩賜，要取得 Benyowsky 的原書影本已經而易舉。不過相對的，縱使仍有新研究問世，寡聞所及，具重大突破的好像還少見。很高興，終於有曾任職匈牙利多年的退休新聞局外交官莊宏哲先生，花了相當的心力蒐輯、考訂，並翻譯台灣部分，而交由前衛出版社堂堂出版這本好書。書中，他澄清了主人翁 Benyowsky 的國籍，以及他的船在東台灣何處登陸，跟哪些原住民互動等等。我特別要一提的是，莊先生根據 1898 年的英譯本，提出第二個登陸地點是 Kaleewan Bay，為「加禮宛灣」，也就是宜蘭冬山河河口，而第一個登陸地點則是蘇澳灣一帶，這是迄今比較少被提到的觀點。

（二）

莊先生的說法，算不算定論，並非我或少數人說了就算，這是「歷史」迷人之處。我寫這篇小文呼應他，除了佩服其認真用心外，主要仍在提醒研究界與讀者，有些看似荒誕不經的歷史敘述，若經史學的結構想像，還是可挖掘出一些若隱若現的「事實」，從而迫使我們反思既定的歷史圖像。

當然，若從謹嚴角度來看，Benyowsky 的航海記錄確實糟透了。船隻明明經過奄美大島後往南走，內容說船員發現可照 Anson Voyage 的航線，也就是可從台灣南端的巴士海峽航行到澳門。但接下來的紀錄，經緯度與地名亂七八糟，「害」得莊先生花了相當篇幅去考證；結局，看記錄，Benyowsky 的船好像又折回，大費周章繞過北部海岸前往澳門。



不過，他確實到過到日本，日本研究者也老早考訂出確實地點。Benyowsky 曾在琉球群島北端的 Usma Ligon，即奄美（Ama-mi）大島，用德文寫信向長崎出島的荷蘭商館求救，並警告俄國有侵略日本之野心。出島的荷、日人把信文翻譯後，認為侵寇是無稽之談，信件束之高閣，迄今存於檔案館。然而，Benyowsky 當時誇張恐嚇，居然影響到稍後的經世論家林子平（1738~1793），從而開啓日本警戒北方俄國的論述。林子平有幅著名的「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島之圖」，原來也是由此產生的國防論作，如今很受中國保釣運動者鍾愛，因為該圖釣魚台的顏色與中國相同，被認為是釣魚台屬中國的如山鐵證。至於該圖台灣色不同中國，當然得蓄意漠視。就這樣，吹噓中有不易事實，事實中有肆意虛構，這是「歷史」難免的特色。包括 Benyowsky 之名，被當時人誤解為德文名而譯為「はんぺんごろう」，後來在我們國內居然又迸出「半邊五郎」的譯名，有趣吧？

（三）

還是回到台灣的有趣事。Benyowsky 離開奄美島後，大約漂航一週，才到台灣東部。由於書中提到是在 23.22 度靠泊，因此一般的書通常都認為是在花蓮秀姑巒溪的大港口一帶，莊先生以新資料主張是先抵蘇澳灣後到加禮宛灣（宜蘭冬山河口）等地，並提出種種的解釋，我暫不妨害讀者順著閱讀與判斷。我只希望在讀完後，不妨抽閒讓腦筋運動一下，一併思考我以下所提出的兩個問題：

一、Benyowsky 在東部宜蘭、花蓮一帶約 18 天的活動，是

否接觸對象全屬原住民？他們的對話，如：“Signor Houvritto, vai, vai.”，分析起來，倒是很像西班牙語與閩南語的混合，也許原招呼語是：“Señor Horrido, Lai, Lai.”「大人先生，來來。」換言之，在解析他的回憶時族群對象，不妨稍放寬一點。例如，頭目 Hoapo 及其屬下的行頭與武裝描述，看起來很像滿清帝國的裝備，是真的原住民嗎？進而，當時的戰鬥有千萬人參與，是否吹法螺吹過頭？Benyowsky 的同行者 Ivan Ryumin 也留下記錄，爆料說東台灣之戰，只是小事一樁。

因此，英語版的編譯者就曾懷疑他可能是離開台灣，經澎湖（Piscatoria）後，因缺水進入 Tanasoa，而與當地人爭執交戰。後來回憶，也許把此段戰事錯置到東台灣。我看這個可能性也不是沒有。Tanasoa，顯然就是西洋人海圖上的 Tansoa，即福建省外小島銅山或東山。他們的船離開東山後，遇到會講一點點葡萄牙語的華人漁民篷船，而於當年 9 月 22 日被帶到澳門。

二、縱然 Benyowsky 東台灣戰記可能誇張或錯置，並不表示說宜蘭、花蓮一帶的故事就沒精彩事可講。其實，我們可以從日本文獻，如《華夷變態》、《唐通事會所日錄》等，得知 1692 至 1693（清康熙 31）年前後，有宜蘭原住民「漂流」到日本被遣返，內情也許不單純，東台灣應該不像研究者所說的那樣與外界隔絕。而郁永河的《裨海紀遊》又提到大約 1695 年時通事賴科前往東部台灣，「……東番……各番社，禾黍芄芄，比戶殷富，為苦野番間阻，不得與山西通，欲約西番夾擊之。」這段記事，看起來又與 Benyowsky 吹噓的情節有些神似。Benyowsky 的膨風故事，還是值得再回憶。



(四)

研究界所忽略的軼事，還不止上舉之例。多年前，我就看到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士兵冒險記中，有位名叫范·德·哈賀（Carolus Van der Haegh）的比利時士兵，他於 1704 年 6 月時與同夥在菲律賓偷取一艘船，航經東部台灣，也看到「像華人」的漁民與村庄。這個村庄從文字描述看來（參見 Zutphen, 2002. *De avonturen van een VOC-soldaat.*），倒很像是宜蘭的蘇澳。也因此，莊先生提到 Benyowsky 船有到蘇澳，我多少能同意。

最後，我順著莊先生的勞心勞力著作，既然要繼續推想東台灣的少文字時代史事，我就再提出一個可討論的史學結構想像。Kaleewan（加禮宛）與蘇澳是東台灣重要舞台，那蘇澳為何地名叫蘇澳？蘇澳在西班牙文獻上，是被命名為“St. Lorenzo”，在荷蘭文獻中，蘇澳與加禮宛都是東台灣重要的交易地點，而且是唯一可入大船的港口。我不禁開始懷疑，蘇澳這個地名是否與野柳（Punto Diablo）、三貂角（Saint Jago），以及「哆囉滿（Douroman）」一樣，都是西班牙語地名？西班牙語的 Lorenzo，閩南語音大約是「路連蘇（Lō-liân-so）」，省略之後為「蘇」。Benyowsky 在這裡碰到西班牙人，也就不那麼奇怪了。

無論如何，Benyowsky 到日本之後，日本有林子平的防衛北方外犯之論；他 1771 年離開台灣一、二十年後，中文文獻開始有東台灣的非法移民、海盜的記錄。這本書若放在如此長期歷史文脈中來閱讀，也許會更好玩。

在真實與虛擬之間

詹素娟 序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貝紐夫斯基（Mauritius Augustus Count de Benyowsky）是 18 世紀著名的匈牙利傳奇人物。他在 1770 年因涉入波蘭與俄羅斯的戰事，遭俄人俘虜，最後關押在西伯利亞堪察加半島的監獄。1771 年，貝紐夫斯基與同夥奪船逃離堪察加半島，向南航向自由。在行程中，貝紐夫斯基的航海日誌曾以數十頁篇幅，描述該船在 1771 年 8 月 26 日到 9 月 12 日之間，在台灣東岸登陸、遭逢原住民的經歷。這一天讀來仍精彩刺激的探險遭遇，儘管當時清帝國的台灣官府未必知曉，一般民眾也可能完全不曾聽說，卻是 18 世紀發生於島嶼東部的重大事件，其紀錄更成為 19 世紀來台西方人了解台灣風土人情的重要參考。

長久以來，貝紐夫斯基的相關書寫，主要流傳於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e）、禮密臣（或戴維遜，James W. Davidson）等西方人的調查資料與台灣書寫，或日本人的歷史文獻中，獨不見於漢文史料；而自伊能嘉矩將貝紐夫斯基的事蹟納入《台灣文化志》內容框架後，始成為較普遍的歷史知識。針對這一事件，有人說：貝紐夫斯基在「無意中闖入了台灣歷史」，也有人把事件視為與原住民世界相關的漂流史之一；然而，貝紐夫斯基的台灣「快閃」，



說明了什麼歷史現象？貝紐夫斯基與夥伴們究竟遇見了「誰」，似乎從未得到明確的討論。進一步來說，貝紐夫斯基的身世、航海日誌的書寫與版本，到目前為止，更不曾獲得台灣人的注目與重視。當此之時，兩度派駐匈牙利擔任新聞外交官的莊宏哲先生，在機緣、興趣、執著與愛好的趨使下，致力於這份資料的譯解，並試圖提出一套有別於前人的說法，實在值得讚賞與推介。

我們細看內容，全書分為四篇，第一篇說明貝紐夫斯基的人與書，第二篇是與台灣相關的航海日誌文本中譯，三、四兩篇則是作者以文本為基礎，針對來台前的海上航程、船艦兩次登島的港灣地點（第一登陸現場、第二登陸現場）、登島時間、誰是登島第一人，尤其是貝紐夫斯基一行人在島上相遇的西班牙人、原住民村落及所屬民族等的詳細討論。對讀者來說，藉由本書的帶引，除能直接讀取貝紐夫斯基〈福爾摩沙紀實〉的完整中譯外，對作者的創見，無論是否認同，應該也能各自找到理解的切入點。

就筆者而言，本書最有趣的部分，在於作者有關登陸地、原住民族的推論。不同於伊能嘉矩對第一登陸地——秀姑巒溪口（即東海岸花蓮縣豐濱鄉的大港口）的推測，作者認為 1771 年 8 月 26 日船艦的首次登岸探路地點是蘇澳灣的北方岬角灣內處；其次，儘管歷次版本對 8 月 28 日停泊上陸的第二處港灣都註說貝紐夫斯基留白未寫，但作者根據 1898 年的英文版，則指出該處為 Kaleewan Bay（加禮宛灣），即今冬山河口。而基於貝紐夫斯基兩次登陸都在宜蘭境內的假設，作者在整理文本的十二次原住民接觸紀錄，並歸納出五種類別——蘇澳灣原住民、交易物品原住民、Huapo 原住民、汲水處原住民、Hapuasingo 原住民後，將可能的對應部族盡皆鎖定北台灣的原住民族。對前三者，作者分別

推估為猴猴族、噶瑪蘭族（或疑似巴宰族）、泰雅族；對後兩者，作者態度謹慎，雖點名凱達格蘭、巴賽、龜崙、道卡斯，甚至賽夏族等，並未輕易斷定。

由於資料稀少，加上筆者時間有限，無法追索經緯度、洋流、岬角地形、風向、海洋深度等描述涉及的情境，實不敢隨意附從作者登陸地推論的可否。但作者根據維基百科「與那國島可以遠眺台灣」之說，以文本提到「此時福爾摩沙島已在視線內了」一語，猜測貝紐夫斯基船艦駛進的大岩石即為與那國島東部石岩的臆測；或未慮及今日「既寬且深」的蘇澳灣，也是日治時期即已開始整建的人工港口；或冬山河不能直接出海，必須匯入蘭陽溪一起流向海口，故加禮宛灣未必小而美等，卻還有討論的空間。

筆者雖不能完全肯認貝紐夫斯基船艦的兩次登陸地，卻也可以假設：如果貝紐夫斯基船艦的第一處登陸地真是蘇澳灣，該地住民確實可能是猴猴人。只是猴猴人並非來自大洋洲的外鄉人，而是原居花蓮立霧河流域的台灣在地人；他們是在太魯閣人的東遷壓力下，離開老家，並在陶賽人的驅趕下，一路穿山越嶺，北上到蘇澳一帶的猴猴高地；又因泰雅族南澳群的虎視，轉遷海岸沙丘，19世紀中葉始返回南方澳海邊，日治時代則入住南澳。至於作者推測第二處遭逢的「交易物品原住民」為噶瑪蘭人，應該無誤。噶瑪蘭人向來以操舟划船、往來於東岸海域的活動力著稱——北曾抵達今新北市金山區、在八里區留下噶瑪蘭坑地名，向南則越過秀姑巒溪口，威嚇阿美族人；而在移動過程中，有時在海上與外來者交易物品，有時則是戰鬥獵首，很難只用一種形象揣測他們的對外關係。同時，筆者也要指出，Kavalan（噶瑪蘭）作為平原數十個村落的集稱，需到20世紀才發展出「民族」意涵；



回歸到 18 世紀，其中實包含各種文化特性、生計型態不一，且彼此不相統屬，甚或關係對立的社群。換句話說，我們若考慮到蘭陽平原內部社群的雜異性，就不會以單一同質的「民族性」，解釋 18 世紀的噶瑪蘭人；也會把仍在西部發展農墾勢力、尚未進入宜蘭的巴宰族，主要在中央山地活動的泰雅族溪頭群，排除在相關的考慮外。

再者，以 18 世紀末的宜蘭來說，來自馬尼拉的西班牙人、當地原住民對漢人勢力的不安，都提醒我們在官府管轄力不及的「版圖界外」，其實有各種自行深入的人群勢力在該處活躍，與外界的來往關係，恐怕也超過傳統的認知呢！

貝紐夫斯基最引人爭議的敘述，大概是馬匹、原住民動員人數、大量的金銀塊、盟約、紙張與文字書寫等，前人如史蒂瑞等均曾提出質疑，筆者也認為貝紐夫斯基有誇大不實之嫌。不過，考慮到「福爾摩沙經歷」是貝紐夫斯基對歐洲王室貴族說服募款的「文案」，爲了讓金主感覺「海外投資，物超所值」，在事實之中增補素材、誇張數據，甚至淡化台灣已納入清帝國版圖的政治現實等，都是必要的策略。解讀文本，原就是遊走於虛擬與現實之間的考驗，在繁花異草中尋找出代表真相的果實，才是趣味的所在。

自序

我於任職行政院新聞局期間，曾兩度派駐匈牙利擔任新聞外交官職務，前後兩任駐留布達佩斯長達 8 年時間（2000 年～2003 年、2008 年～2011 年）。因為職務關係，有幸接觸不少匈國媒體界及文化圈人士，也因此機緣得知貝紐夫斯基（Benyovszky Móric）這位匈牙利傳奇人物，以及他曾於 1771 年探訪福爾摩沙的這段歷史事件。既身為台灣人，又有這段匈牙利經驗，我對於這件牽繫著台灣與匈牙利淵源的歷史，自然產生了莫大的好奇心及求知慾，當時在心中便已興起撰寫本書的動機。直到 2011 年 12 月退卸公職之後，我終於得空拈起筆來著手這項計畫中的撰著。

這本記載著貝紐夫斯基傳奇事蹟的 “*Memoirs and Travels of Mauritius Augustus Count de Benyowsky*” 《貝紐夫斯基伯爵之回憶與遊記》，最早於 1790 年在倫敦首度以英文編印發行，計有第一卷、第二卷共兩冊。有關台灣的紀事編印在第二卷，共計 45 頁；起自 1771 年 8 月 26 日探路登陸，直到同年 9 月 12 日離開台灣。這段紀事雖然只是貝紐夫斯基航程中短短的 18 天，卻為台灣 18 世紀的近代史增添了難能可貴的一頁。

在本書第二篇〈福爾摩沙紀實〉中，記錄著這短短的 18 天期間內，貝紐夫斯基一行人在島上與台灣原住民的接觸與互動，以及他們所經歷的各種事件，重要情節如下：（航往台灣）、探路